

三月前我回了一趟乡下老家，那时麦穗已经半黄，风里有股少女的甜香。我忍不住蹀进齐腰的麦田，仰着迷醉的脸，带着童年的表情，伸展双手，抚摸如针的麦芒，享受手心痒痒的刺痛。接我回家的堂弟媳妇，无奈地尾随，一边嘲笑我的傻气。就这样，走着走着，竟与一座旧坟相遇。

一个孤独的黄土堆，无力地趴趴着，上面爬满湿拉秧、节节草。没有墓碑，只有十几棵芦苇在坟边抖擞地站立，像一群瘦弱的士兵。翠绿挺拔的苇秆，碧绿狭长的苇叶，在夏风中轻轻摇摆，摇出一片细碎的沙沙声，争相向我诉说着什么。我靠近芦苇时，风突然间止了，芦苇痴呆地静立，像缀满欲言又止的心事。

我问:这睡着人的是谁?

弟媳说:大青脸。

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急速倒退，带我回到四十年前前的文革时期。那时我还小，记不得在城里教书的爸妈的名字，但村里的一个人却让我刻骨铭心，那就是大青脸。每当我在半夜，哭叫着要妈妈时，奶奶都会指指黑洞洞的窗外说:“你听，大青脸来啦!”我一下子住了声，半截呜咽堵在喉咙里，咕咕地响。我的小脑袋使劲往奶奶怀里拱，拱着拱着就拱进了梦乡。

上学后才知道，村里大多数夜里哭闹的孩子，都被“大青脸”这个名字吓到过。

大青脸的脸永远是乌青的，乌青中夹杂许多黑色的小麻粒，像没染好的破抹布。右脸颊上，有一道一指长的旧伤疤，红蚯蚓似的钻进鬓角。他不笑的时候，脸成了一块青铁板，偶尔一笑，脸上那条“红蚯蚓”就乱鼓涌。村里几个胆小的妇女也怕他，更别说像我这样不懂事的小孩子了。

印象中大青脸很少说话，村里的红白喜事他不参加。但我却经常在家门口看见他，因为他和我家一样，孤零零的住在村外，只是他的水泥屋离芦苇注更近，三面水塘包围着他的家。我站在自家的院子，一眼能瞅见他泥屋的后墙，还有大青脸骨瘦如柴的身影。

记忆中，那时他已经很见老了，蓬

大青脸

阿慧

乱的白发像深秋的芦花。没有老婆、孩子，但他家里仍很热闹，我在院里写作业，常听见他那边鸡打鸣，鸭乱叫，狗狂咬。生产队在苇塘边养了几百只鸡鸭，饲养员就是大青脸。听说，一个喜喜的新媳妇，去苇塘边偷鸭蛋解馋，刚实实在地摸到手，见芦苇丛中呼啦露出一张大青脸，吓得新媳妇大叫一声可命地跑。鸭蛋没吃成，又差点吓小产。从此，大青脸的鸡鸭和蛋，从未丢失过。春节，生产队分肉蛋时，村人都忘了记仇，都念那张大青脸的好。

奶奶却说，他的脸原本可不是这样的。奶奶初嫁到村里时很年轻，大青脸也才十多岁。他挤在人群里看新娘子，一张小脸白生生，阳光下一层淡黄的绒毛，像绿藤上一只刚发育的小葫芦。没几年，村里走了七八个后生，说是当兵打仗了，大青脸就是其中一个。

几年后，只活着回来两个伤兵，一个断了腿，一个伤了脸。村人似乎忘记了伤脸人的大名，都叫他大青脸。

大青脸有个怪脾气，就是一直不肯娶媳妇。热心人给他牵扯了不少女人，他一个也不见。听说，那年初春，他在芦苇塘救过一个投水自尽的小寡妇，寡妇湿淋淋地跪着求大青脸娶她。他始终乌青着一张脸，硬是把这水汪汪的女人，领给了村东头那个断腿的伤兵。他们一连串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而大青脸仍是光棍一条。

麦季过后，生产队在村里放电影，先放《地道战》，又放《地雷战》。鬼子进村有来无回，八路军、游击队英勇杀敌，一枪撂倒一个，两枪放倒一双，一颗地雷咣地炸死一片，直兴奋得我们高呼万岁，声嘶力竭。

大青脸在远处安静地坐着，双手抱着膝盖，不声不响，不喜不悲，荧屏的光亮，在他的脸上忽明忽暗。

在光洁的打麦场，我们簇拥着大青脸的远房侄子讲故事，才上初中的他模仿叔叔的语气说:“打鬼子哪有那么容易啊，电影上演的都是扯淡。”

那晚，他跟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抗战故事，他说，这真不是扯淡。

大青脸他们一群年轻人，在县城遇到招兵的部队，没想到他们穿的军装不同，参加的军队也不同，大青脸加入了国军的队伍。

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是在河南许昌，负责坚守许昌城。谁也不知道这一仗越打越激烈，攻城的日本鬼子，越来越多，一批批像密密麻麻的蝗虫，钢盔闪着蓝幽幽的寒光。大青脸是个机枪手，他朝鬼子没命地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弹壳蹦跳，机枪烫手，鬼子像倒地的麦捆子，空中血沫乱飞。

啪叽一声，一块红肉热乎乎地贴到到大青脸的手面，火红的枪筒子吡啦冒了一股腥烟儿。大青脸顾不得甩掉那肉，他咬紧牙呼呼地扫射，鬼子仍然一股股压过来，炮火中，一张张恶狼般狰狞的脸。他们嚎叫着冲过来，枪炮猛烈，枪法也准，大青脸身边的战士，一个接一个的倒下，热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那一天，大青脸打坏了三挺机枪。

傍晚的时候，敌机燕子似的结队飞来，嗣下一串串的黑色炮弹，许昌城一片火海。敌人的坦克也隆隆开进城，民房倒塌，百姓哭声一片。连长命令保护群众出城，同鬼子展开肉搏战，立刻喊杀声四起，分不清敌我，双方扭作一团。大青脸亲眼看见，连长挥舞大刀砍飞一个鬼子的脑袋，一溜黑血像恶臭的墨水。一个战士的肚子被敌人的战刀划开，肠子咕噜噜堆到了大腿根，他坐在那，用尽力气挥刀砍下鬼子的一条手臂，那恶魔多毛的手指还活着，把地皮抓出五道血印。

一颗炮弹呼啸而来，火光映出连长破碎的军衣，还有他精瘦的身影，翻飞的大刀。耳边一声炮弹的怪叫，大青脸扔掉打坏的机枪，飞跑过去，扑倒在连长身上，一声巨响过后，大青脸的世界一片宁静……

大青脸醒来时，是在当地一个百姓家。他动动身体，四肢一个不少，一阵死去活来的疼。他艰难地鹅起头，见自己双腿间血肉模糊。水盆里映出一张青灰的脸，眼皮上一个个深浅小坑儿，让他联想起雨点砸过的沙滩。

我们听完后，无人吭声，小小的心灵被这个夜晚无声地震动。没想到，大青脸这个干瘦老头，竟然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抗战老兵。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大青脸参加的那次战争，是著名的许昌保卫战。三千国军对决八万鬼子，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悲壮的战场。

站在这位老兵的坟前，夏日正午的阳光普照着我和他，只是，这位不为人知的孤独老兵，已在地下沉睡了整整十五年。我不知道，他在那边可见到亲爱的战友，他们过得好吗？天堂里可有战争？

弟媳说，大青脸在一个雪夜归真了。入土前，年轻的阿匍给他用水洗理体，洗着洗着落泪了，手抖得提不住汤瓶壶。这时村人才发现，他没了一对睾丸。大腿根也少了一块肉，透过红牙牙的一块薄皮，隐约看见里边的骨头。

终于没能克制住欲出的眼泪，在这一刻喷涌而出。

不会忘记，我离开村庄去县城上初中时，最后一次看见大青脸的情景。他正站在一叶小船上，手里挥舞着长竹篙，嘴里发出高亢的嘎嘎声。几百只鸭子拍打水面，水花飞溅，鸭子们生动地飞起又落下，呱呱乱叫，回应主人的召唤。陆地上，一群鸡子在咯咯觅食，几只绿尼巴公鸡，伸长脖子啼叫，没叫来可心的芦花母鸡，却有一只狗焦急慌慌走来，公鸡耷拉翅膀跌跌撞撞地走开，芦苇荡掀起一阵热烈的风。

阳光下的大青脸站立船头，一手掐着腰，一手扶竹篙，那威武的架势，像一个陆、海、空三军司令员。



关于青蛙

王伟

小时候
老师告诉我们
青蛙是一种益虫
它是人类的好朋友

而现在
食客告诉我们
青蛙俗名田鸡
它的味道鲜美
是餐桌上的一道佳肴

未来啊
后人告诉子孙
青蛙是一种两栖动物
它曾经与人类相伴了许多年
遗憾的是
你们只能看到它的标本了

※ 小小说

母亲在一家大公司上班。饭后的闲暇，母亲会微笑着说起工作，办公室宽敞明亮，窗台上的紫罗兰花在阳光下盛开。我和父亲边听边像母亲那般快乐地笑。

父亲手术后恢复得很好。聪明能干 的母亲，时常得意地炫耀工资和悠闲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她有理由骄傲，她的荣耀，也是我和父亲的荣耀。

这天下午，父亲来学校接我。看来父亲已经完全康复。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听骑车的父亲说，他今天开始找工作，只是年龄大，不太好找。他说不行就开个小小

翰墨馨香书写心中情怀 ——记淮阳县书法家任孝峰

高晓春

他就暗下决心，要写和书上一样的字。只是当时因条件所限，没有笔墨纸砚，只好在柳荫下，磨平一块沙土，找来一根树枝，面对那本破旧的字帖，日日临写。这也是他当时最好的启蒙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等先生八岁时，便能用毛笔写出干净整洁的语文、数学作业，当时常被学校当做范文展览。

而真正进入书法殿堂，取得书法真谛，还是在他十几岁以后。当时在乡里小有名气的他，开始奔走取经于县里老一辈书法名家之间，何仰羲、张云生是他请教最多的老师。他拿着自己的作品，虚心请教，不足之处牢记于心。在潜心苦练下，他的书法技艺有了很大提升。1986年春，他应邀参加了河南省首届群众书画展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作者之一。

令其遗憾的是，先生迫于生计而从事了与书法毫不相干的经济职业。尽管

如此，先生对书法事业的追求热情不减，工作之余，临池不歇。先精研唐楷，继而转攻魏、隶，在此基础上专注二王行草，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书法作品清秀飘逸，雅俗共赏，且耐人寻味。同时，他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及诗词、历史掌故等均有研究。他中年时期被借调到县志办，参与编纂《淮阳县志》和《中共淮阳县党史》，成为名副其实的编辑之一。这期间，他利用午休时间以标准楷书书写了一万多字的《中共淮阳县党史》，并在淮阳县太昊陵隆重展出。

先生特别注重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书风与做人的关系。他常说:“学书重要，做人更重要。”他善于发现和学习书法同仁的长处，善于寻找并领悟古今书画作品的艺术真谛。对他人的艺术作品，他从不轻易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总是客观地分析，冷静地思考，然后发表自己的

我没有告诉父亲，母亲此刻就在我们头顶的天空。晚上，母亲依然荣耀地说公司里的事，我把头埋进碗里，偷偷流泪。

后来父亲开了小饭店，专卖早点，生意很不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母亲辞职了，和父亲一起卖早点。母亲每次说起辞职，说起公司清闲的工作，很惋惜的样子。

有次和父亲闲聊，我说，爸，母亲其实不在大公司上班，而是——

父亲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

我愣了，父亲的眼泪缓缓流出来。

见解。他善良宽容，淡泊名利，为人一片赤诚。多年来，对于来找他的求书者，不分职务高低，哪怕是普通百姓，他总是有求必应，不计报酬。他认为以书法歌颂新时代，唱响主旋律，便是自己的最大收获。为此，每年他都坚持参加为群众义写春联的活动，并且乐此不疲。

对于县里举行的各种书画活动先生都积极参与，奉献出自己的书法精品。他还主动请缨参加书画下乡、进社区和学校等公益性活动，无偿在民间留下了大量墨宝。退休多年，他多次随县书法代表团，远赴深圳、江苏、山东、河北等十多个省市，与外地同行切磋技艺，同台交流，为提高淮阳知名度尽绵薄之力。因为他一直坚信，人人都来关心淮阳各项事业的发展，淮阳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绿荷飘香的夏月，在美丽的龙湖之畔，我见到了正在指导学生练习书法的任孝峰先生。说起对书法艺术这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先生一脸认真的认真和执着。他说，进一步加强书法艺术的培养和传承，是所有书法爱好者的共同目标和追求。淮阳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古城，只要书画界同仁齐努力，淮阳一定会走出更多的书画名家，为新中国的书法艺术增添更多的艺术瑰宝。

题吴王集剑池(外三首)

鹿斌

听夜

虎丘山上碧千枝，
下有吴王集剑池。
一壑他年化沧海，
许为世界太平时。

明月一轮知向何？
长空云似海翻波。
无边市井寂寥夜，
天籁天声入耳多。

望颍

水榭风亭移步迟，
寒山寺外踏寻时。
枫桥古渡往来客，
千载谁侔一首诗？

碧树深深烟未消，
微凉风上若虹桥。
尺波不肯为人驻，
明日已归沧海遥。

仰望

——献给高层建筑工人

王雪奇

当你走在喧嚣的大街小巷
你可曾向天仰望
看啊！他没有翅膀
却像鸟儿一样
稳稳地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瓦刀敲出的打击乐
不停地在空中回放
这支优美的乐曲
使他忘却了脚下的喧嚣
也冲散了他的疲劳
虽然工作平凡
但他不觉得平庸
整日攀爬着
积极向上着
就像向日葵
挚爱着火辣辣的太阳
终于 他成熟了

手掌结满了厚茧
黝黑又带点弯弓的脊背
取代了那个曾经挺直的脊梁
这就是伟大的建筑者
为了实现城市高耸的梦想
丢下妻儿老小
常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与寒风搏击
在高危中成长
把苦和累理在心里
把憨厚的微笑写在黑黑的脸上
把思念化为动力
把付出视为荣光
让赤心永远滚烫
让垂直的一线——
定格天地之间
书写着无怨无悔的华章

一株玉米(外一首)

尚纯江

一粒绿意
一滴春雨
一米阳光
在一方土地上
生机勃勃
花粉在一米阳光里飘出体香
樱须绿纱帐里闪烁紫色的光芒
沙沙作响
夏天的爱意
在村边的小河里流淌
待中秋来临
饱满的果实
在农民紫铜色的脸膛上
热情奔放
玉米
你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白的纯洁
黄的如一米阳光

夏夜

蝉 还在枝头鸣唱
那只鸟 便归巢了
渐渐暗下来的一方大幕 拉下
月朗星稀的夜晚
奔跑的原野 在蝉鸣中沉寂
城市的喧嚣
从此开始
华灯初上
高楼间的夜空
星星和月亮
变得渺茫

云和树

卜彬

云洁白如雪 美丽如梦
在青春的天空
自由而快乐地成长
她的心里
有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

树的心里满是惆怅

树常常望着天上
痴痴地幻想
他想为云遮风挡雨
他渴望和云一起去远方流浪
但他离不开脚下的土地

云走了
留给树的 是内心深处
一圈又一圈的悲伤

我市书法家金中海人编《邮票上的十大书画艺术大家》

本报讯（记者 吴继峰）日前，我市著名书法家金中海在朋友圈中又火了一把，原因就是他的书法作品成功入编邮册《邮票上的十大书画艺术大家》。

7月7日，在金中海的工作室，一进门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翻开邮册，记者看到了以金中海书法作品为内容的联票。

金中海是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族书画院副院长。他坦言，此次，他的书法作品能入编《邮票上的十大书画艺术大家》，是对他作品的肯定，也是对他的一种鞭策。今后，他会更加努力，坚持创作，争取把艺术带到基层群众中去。

金中海是项城人，1945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他自幼酷爱书法，但因家中贫寒，只能用废纸和别人用过的破笔头练字。2013年退休后，金中海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乐章。他广交书友，遍览名帖，主攻榜书，把大半生的人生感悟融入书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榜书风格。他的8米榜书《剑》、《佛》、《虎》、《神》和2米榜书多体《福》曾获得世界纪录认证证书。他的榜书取意为先、自然流露，达到了技法、韵味、情趣和境界的统一。

文艺动态